

# 跨越半个世纪的军礼

■本报特约记者 陈超

一礼拜。”

龚强是上海崇明人。1949年，他参军入伍，一干就是20年。退伍前，他已经是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二支队三中队的前身——崇明县武装中队的第3任连长。

后来，因为部队转移防等原因，他与老部队断了联系。

前不久，龚强收到三中队的请柬，邀

请他“回家”看看。

“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重回老部队。”手里握着请柬的那一刻，他泪流满面，对家人说，“我要带上我的兵一起‘回家’。”

他的兵，能联系上的还有16位，也都收到了请柬。

到了老兵“回家”的那天，三中队张灯结彩，处处透着家的温馨。

10时30分，在营院前，16名老兵面向老连长龚强整齐列队。他们的头发都已花白，有的腰背佝偻、拄着拐杖。

龚强向每个老兵敬礼，挨个为老兵整理着装。

走到老兵张超的面前，龚强驻足许久：14枚军功章挂满张超的左胸，龚强一个一个整理。

抚摸这些镌刻着历史年轮的功勋奖章，龚强双眼模糊，泪水顺着脸颊直往下掉。他哽咽着说：“花名册上那些名字我都记得，只是人越来越少了。老胡、老顾、老刘，都走了……”

16名老兵被龚强的话触动，眼眶里都泛起泪光。

龚强抬手拭去眼泪，返回队列前的指挥位置：“立正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！”他干净利落的口令像是冲锋号，让

这支老兵队伍的精神为之振奋。

“齐步走！”龚强带着老兵队伍走向营房。三中队年轻官兵在道路两侧整齐列队，行军礼欢迎老兵“回家”。

在道路的尽头，老兵们停下来。三中队现任中队长张治远在那里迎接。

“老兵同志，武警上海总队二支队三中队全体官兵列队完毕，欢迎你们回家！第19任中队长张治远。”铿锵的话音刚落，张治远向老兵敬了一个军礼。

寒风中，17名老兵站得笔直。作为领队，龚强面向张治远，抬手向中队官兵们回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这个军礼距离他1969年退伍时敬的那个告别军礼，足足跨越了半个世纪。

## 新闻样本

91岁的老连长龚强和他的16个兵，一夜间成了“网红”。

在这个寒冬，17名老兵“回家”成了一条暖新闻。以此为背景拍摄的“老兵点名”短视频，上传到“人民武警”抖音号之后，获得了百万点赞。

对于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二支队三中队“寻亲”的举动，不少网友留言表达支持。网友“小军迷”留言：新时期的武警官兵个个都是有心人，没有他们的细心和努力，就没有今天的精彩故事。

“我们找寻老兵的经历也是追溯建队历史的过程。”该中队指导员李博说，老兵就是一本生动的“活教材”，一座座历史的“富矿”，年轻官兵从老兵身上感受到的是真真切切的红色传统的力量。



91岁的老连长龚强带着他的兵重回老连队——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二支队三中队，年轻官兵列队欢迎。 王亮摄

# 九十一岁的老连长带着他的兵「回家」

■本报特约记者 陈超 李奎

因、担当强军重任”主题教育，李博打算从队史教育切入。然而，队史记载有些年代残缺不全、脉络不清，一时间他无从下手。

为了详细了解中队成立之初的历史，李博利用休假时间前往江苏南通、启东、海门等地公安部门和档案馆查阅资料。在崇明区公安局，他发现《崇明县公安志》详细记载了中队的历次调整改革和历任主官的简历资料。

根据资料信息，李博推测：在中队成立之初的主官中，《崇明县公安志》上记载的“崇明县武装中队第3任连长龚祥”应该依然健在。然而，他走访公安、民政等多个部门，都没有找到“龚祥”的任何信息。

就在李博打算放弃寻找“龚祥”的时候，崇明县公安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无意间的一句话让他看到了希望：一位名叫龚强的老人曾来反映，《崇明县公安志》上把他的名字“龚强”写成了“龚祥”，希望予以纠正，还留下了住址和电话号码。

“莫非龚强就是‘龚祥’？”李博搭车赶往龚强的住处。当见到龚强家门口那块“光荣之家”牌匾时，他心中的希望再次升腾。

敲开门，李博开门见山地说来龙去脉，并递上《崇明县公安志》。

那一刻，龚强手捧《崇明县公安志》，哽咽了：“老顾啊，老严啊，都走了……我这个名字，书里写错了，我叫龚强，不是龚祥。”

确定自己找到了中队第3任老连长龚强，李博也异常激动。

“老部队就在崇明，这么多年您没找过吗？”李博提出自己的困惑。

这让龚强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。他梗着脖子说：“找过，怎么没找啊！”

1969年，龚强从部队转业。从那以后，他每年都会带着战友们回中队看望一次。期间，崇明县武装中队调整改革为武警崇明中队。

直到1983年，龚强和战友们照例回老部队“探亲”，却在营门前吃了“闭门羹”。多方打听，他们才得知，因为任务需要，中队转移防。

“老部队仿佛一夜之间‘消失’了。”回忆当时的情形，龚强依然难掩伤感，“那一刻，我们就好像突然变成了‘没有家的孩子’。”

其实，那年武警崇明中队虽然转移防，但并未撤离崇明岛。在那之后的很多年，龚强曾多次路过崇明中队的营院区。

然而，由于老部队的番号已经改变，官兵们也换了新式军装，龚强怎么也不会想到，那座新营区内就驻扎着自己苦苦寻找的老部队。

“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也老了。”老人感慨着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“现在，我终于找到老部队了，真想再回去看看啊！”

去年“八一”建军节，中队党支部

共同商议决定：以找到老连长龚强为契机，在全中队发起“我的连长我的连·寻找老兵”活动，争取让更多老兵“回家”。

“这本通讯录是我整理的，上面记得比较全……”面对再次登门的李博，龚强拿出一个泛黄的本子，上面整整齐齐地记着近20名老战友的联系方式。

于是，李博和战友们开始按照那份通讯录寻访老兵。

“找寻老兵的过程就像是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。有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，有的已经离世，有时候还要面对家属的误解……”“寻亲”之路虽然坎坷，但李博和战友们始终未放弃。

越来越多的老兵被找到。李博听到老兵们一次又一次地感慨：“没想到，还有人想着我们、念着我们……”

## 团聚

在老兵们心头萦绕数十年的“团圆梦”，终于实现了

走访结束后，李博重新制作了一张老兵联络表，将他们的姓名、电话、年龄、履历、地址、特点等信息都做了详细记录。

从那以后，老兵们就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给李博。哽咽的话语声中，老兵们都在不断表达着同一个愿望：“我们一直都想回老部队看看，那是我们的‘家’！”

考虑到老兵们急切想要“回家”团圆的心情，2019年底，中队党支部讨论决定：邀请这群老兵集体“回家探亲”。那天，中队张灯结彩，全体官兵整齐列队，欢迎老兵回家。

中队长张治远向老连长龚强报告并互致敬礼之后，新老战友立刻簇拥在一起。一双双手紧紧握着，大家畅谈着、欢笑着，每个人都尽情享受着团聚的喜悦。

指导员李博提议，新老战友一起拍张全家福。快门按下，老老少少几十张笑容被定格在同一个幸福的瞬间。

随后，老兵们观看了中队的军事汇报表演。看到各型新式枪械在战士们手中被快速分解和组装，老兵施安东啧啧称赞：“当年我们用的枪还要从国外买。现在国家强大了，洋枪洋炮不吃香了！”

走进现代化的营房，看到整齐划一的内务设置，听到熟悉的军号声，老兵们兴奋异常，不住感叹“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”。

老连长龚强说：“那时候，我们也和这群新战士一样，血气方刚、激情满怀，一心想要冲锋陷阵、奋勇杀敌。”

交流中，老兵龚强把自己珍藏的“口袋书”捐了出来。翻开这本“口袋书”，内页上粗略勾勒出手榴弹的构造

简图，记录着实弹射击等课目的训练笔记。

“部队是个大学校。”龚惠生回忆说，“我就是靠这本‘口袋书’，最后成长为训练能手！”

老兵施安东主动把超期服役证捐给中队。1964年、1965年，施安东勤学苦练“郭兴福教学法”，两次获评“五好战士”，成为专勤专训课目的优秀“小教员”。部队为了保留训练骨干，批准他超期服役了两年。

吃团圆饭的时候，餐桌上摆着红烧肉、盐水虾、卤水牛腱等精美菜肴。老兵们难以相信，这些都是炊事班5名战士做的“家常菜”。

听完炊事班班长张林峰对菜品的介绍后，老兵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。

老兵龚惠生说起中队早年的生活：为了改善伙食，他们当年经常利用节假日，扎稻草、抓螃蟹，用抓回来的崇明特产“老毛蟹”给战士们加菜。

“现在我们不再养猪种菜，也不用抓螃蟹了，部队伙食实现了常态高效的社会化保障，平时吃的都和今天一样好。”列兵袁磊一说完，老兵们都笑了。

“笑声里是浓浓的‘家’的味道。”指导员李博说，“在老兵们心头反复萦绕的‘团圆梦’，终于实现了。”

## 传承

跨越半个世纪的老战友对话，传承着同样的红色血脉

“我们那时的训练内容很多，像战术、押解、抓捕设卡、巷战训练、擒敌拳，基本上都是些专勤专训的内容。”座谈会上，老连长龚强率先打开话匣子，“那个时候要对付的凶犯很多，必须把本领练硬！”

坐在一旁的列兵张翔接过话茬：“虽然当兵没多久，但是我感觉部队实战化训练氛围非常浓厚，我相信自己以后也能够成为执勤一线的尖兵！”

列兵张翔一说完，老连长龚强就立马握住他的手，对坐在一旁的老兵朱元郎笑着说：“看，真是个好兵！”

看到这一幕，指导员李博深感欣慰。他掰着手指对记者说：“老连长1969年离开部队，到现在刚好满50年。但在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对话中，他和我们年轻官兵聊的最多的都是精武强能！”

在这些老兵中，92岁的张超是岁数最大的，战功赫赫。

80岁的老兵郭友家，是这群武警老战士中最年轻的一位。张超是他的班长。郭友家回忆说：“那时伙食不好，班长经常省出自己的饭菜，留给我吃。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班长的恩情。”

两位老人回忆着往事，手紧紧握在一起，说到动情处都抹起了眼泪。官兵们都被老兵们深厚的战友情而打动。

“我还上过朝鲜战场，那时候练的是卧倒、快速行进……”老兵朱元郎回忆道。

“抗美援朝！”一听到这儿，新战士们都来了劲，围着朱元郎，听他讲述那段作战经历。

“那时候我们肩背手提，一天要负重行军四五十公里，有时候遇着平地，跑着都能睡着。”上甘岭战役打响后，朱元郎在宝山罗店报名参军。他随部队跨过鸭绿江，赶了一个月的山路，终于来到朝鲜战场，在第二防线运输队专门给前线运炮弹、粮食。

一次，洞外温度已达零下38摄氏度，朱元郎送完两个炮弹回到防空洞，发现身上的棉袄还是被汗湿透了。靠在炕上烘干衣物的时候，他因为太劳累，合上眼睛就睡着了，直到屁股被炕火烧疼了才惊醒。

“当年，和我一同入朝的13名战友，最后只回来了6个。”回想起战场上的生离死别，朱元郎悄悄抹去眼角的泪水，这个下意识的细微动作，给年轻的战士们带来深深的触动。

老兵中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朱元郎一样上过战场，但都经历过很多惊心动魄的斗争。

“那时候，我们见红旗就打，见荣誉就争，事事都要抢第一，就希望能够奋战一线。”龚强回忆道，1954年8月1日，中队受领一项重要任务。战友们都咬破手指，写下“血书”，要求上一线。

“我们都是党培养出来的兵，不会忘记党的恩情。”提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龚强依然激动不已。他拍着胸脯向年轻战友们保证：“我将永远听党话、跟党走！”

老兵们虽然青春已逝，但保家卫国的情怀还在，以队为家的初心依旧。当听到中队已经连续17年被评为总队标兵中队时，他们喜得合不拢嘴，纷纷勉励年轻战友“好好干”。

一个个老兵、一段段故事，把中队漫长的队史串了起来。在老兵们回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时，年轻的官兵们也经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。

新兵张翔代表战友，向老兵们立下誓言：“我们一定会传承优良传统，练就过硬本领，当好新时代的武警战士。”

“当握住老兵的手时，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在我心中涌动！”新兵钟锦宏说，这些老兵虽然离开军营几十年，但他们的军人作风依旧硬朗。

刚下连的时候，新兵钟锦宏显得有些“文弱”。在训练场上，他不敢施展拳脚，喊口令的气势都比同批战友弱了一大截。

经过与老兵的深入交流，了解到他们出生入死的军旅经历，钟锦宏深受触动。如今上了训练场，他就像变了个人，每个战术动作都拼尽全力，喊杀声铿锵有力。

钟锦宏说：“我要像老兵一样，展现出军人应有的血性胆气。”

老兵身上所承载的队史，以及其中所蕴藏的红色基因，是激励年轻官兵干事创业的“催化剂”。

徐宝来因为转改士官的事，与父母发生了很多争执，那段时间正经历着激烈的思想波动。在和龚强畅聊之后，他了解到老连长充满传奇色彩的军旅经历，认识到参军报国的崇高意义和部队对个人发展的巨大助益，坚定了在这个熔炉中成长为才、建功立业的决心。

后来，他主动打电话回家，对父亲说：“爸，你不用担心我了。我会在部队好好干。”

中队指导员李博对记者说，老兵们身上有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深深凿刻的印记，那是印在骨子里的军人标记，是不可磨灭的军人情怀，即使脱下军装，他们依旧保持着一颗赤诚之心。

在该中队荣誉室，老兵们捐赠的老物件已经摆满了橱窗，增加了队史的“厚度”。这些老兵的故事，将教育和激励一茬茬年轻官兵，传承和发扬好老兵身上所承载的红色基因，从丰富的队史中不断汲取前行的力量。

# 汲取前行的力量从老兵身上

■本报特约记者 陈超

## 特稿

### 寻亲

“失联”30多年，老兵们终于找到自己的老部队

“欢迎老兵‘回家’！”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二支队三中队指导员李博的声音稍微有些颤抖。面对这17位神情激动的老兵，他深深地体会到一种无以言表的幸福感。

对于李博来说，这种幸福感源自于找寻老兵的过程。

去年3月，中队开展“传承红色基因



第661期

## 记者手记

